

詩語背後

# 屯門尋古(四)

●木木

離開屯門海鮮市場，車行十二三分鐘，駛入顯發里社區的顯發邨。顯發邨是一個嶄新的單幢式公共屋邨，全邨唯一的住宅樓名顯發樓，共40層，2024年剛開始入伙。

顯發里顯發邨顯發樓，地名聽起來很有趣。據林頌鏗兄介紹，這裏原本計劃建三幢公屋住宅樓。在工程推進過程中，發現靠近山坡有一座龍窯遺址，具有較高文物價值。林頌鏗時任屯門區議員，他聯同其他區議員和一部分文化界人士，強烈呼籲保留龍窯遺址。結果，政府修改了方案，由計劃中的三幢樓改為一幢樓，龍窯及其周邊環境得到保護。由於保護龍窯留出來不少空地，顯發樓檢了一個大漏，成為全港性價比最高的公屋住宅樓，輪候者大增，租金也按屯門區最高水平釐定。

那麼，能夠讓政府修改建造公屋計劃的龍窯遺址，又是怎樣一個存在呢？

顯發樓的三層平台很開闊，設有停車場和休憩區，安裝了一些簡易的社福設施。平台邊一面略帶弧形的磚混牆，裝有鐵柵門，把龍窯遺址與住宅樓隔開。透過柵欄，可以看見一個雜草叢生的土堡，周邊散落着陶瓷碎片及鐵、鎊、桶、盆等生產生活用具。鐵柵門上了鎖，我們敲了一陣子門，不見回應。林頌鏗兄告知，裏邊住的是龍窯第二代傳人梁柏泉，以前是公務員，已退休，通常不會外出。他建議轉到後山去看看，龍窯背後還有一個院子，梁先生有時候會在那裏拾掇。

既來之，則安之。我們沿石階步行到顯發樓地下一層，整個樓層被布置成一個跨代共融社交空間，裝飾着一些特色瓷器和五顏六色的陶瓷殘片，幾個十來歲的孩子正與兩位志願者在一起做手工。我們穿過社交空間，出後門，來到不遠處的山坡上，見有人在那裏不慌不忙地收拾院子裏的枯枝礫石。打過招呼，正是梁柏泉老先生。他說接到政府通知，有工作人員要從這裏上山去安裝設備，自己正在收拾一條臨時車路，保證工程車能過得去。

梁先生是個熱心人，聽說了我們的來意，毫不猶豫帶我們進入龍窯，邊參觀邊滔滔不絕地介紹情況。這是一孔長約20米、傾斜20度左右的土窯，雖然整體上顯得破敗，但窯頭、窯床、窯尾皆保存完好。窯尾處有一面由水渠和花盆砌出的窯壁，構造奇特，色澤艷麗。窯頭設有拜台，長年擺放香燭及水果、點心等供品。

龍窯又叫長窯，燒製工藝在廣東佛山地區最為著名。它是一種半連續式陶瓷燒窯，依一定坡度建成隧道形窯爐，因形如臥龍而得名。晚間燒製時，爐膛裏透出的火光亦如一條沿山脊爬升的龍。龍窯採用自然通風方式，火力順坡度提升，裝燒面積大，產量也高，適合批量燒製日用陶器。燒窯需連續數天，依靠柴火控制溫度，技術依賴經驗傳承。上世紀三十至六十年代是香港本土陶瓷業的繁榮期，多處建有龍窯，產品供應本港及華南地區。七十年代後，隨着工業化發展，廉價陶瓷進口，加之香港經濟向製造業和金融業轉型，傳統龍窯逐漸停產。窯體亦相繼荒廢，或是自然侵蝕，或受制於城市化壓力被其他工程推平填埋。梁柏泉先生家傳的這孔窯，習稱青山龍窯，是目前僅存的保存較完整的龍窯遺址，亦是香港地區少有的傳統工業遺址，見證了本土手工業的興衰，反映了屯門地區的產業歷史與社區生活。

青山龍窯的具體建造年份已不可考。據梁先生回憶，他父親梁森帶着幾個佛山石灣鎮的燒窯師傅來港建了這孔窯。建成不久，日本侵華戰爭爆發，香港被佔，東家逃走，梁森師傅與一眾窯工以「工合陶窯」模式繼續經營，運作了40餘年。當時，青山龍窯出產種類繁多，從日常用具如五加皮酒樽、水渠、沙煲等，到珍貴的雕塑及藝術品皆有涉獵。出色的燒製能力還吸引不少藝術家遠道前來送燒，石榴紅、銅紅釉、鈞藍、鈞紫、天青釉等名品均可燒製，青山龍窯可謂盛極一時。

1982年，政府以保育用途收回了青山龍窯所在的土地，香港龍窯的最後一星窯火熄滅。2014年，青山龍窯被列為三級歷史建築。但由於種種原因，各種改建或活化計劃都未能實施。其間，梁先生曾試圖復燒龍窯，但因為空氣環境等問題不了了之。作為龍窯的傳人，他覺得自己對喚醒這孔古窯的生命力、弘揚陶窯文化負有莫大的責任，卻深感無力和無奈。在龍窯前景未能徹底明朗之前，他唯有死死守住這片遺址，以售賣瓷泥和釉料維持龍窯日常開工，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文化傳播工作。

梁先生說他曾致信時任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建議將龍窯旁邊的一間廢棄校舍改建為服務街坊、聯動龍窯文化傳播的場所。這樣既避免了校舍的閒置浪費，又可以達至把龍窯建



●梁柏泉先生繪聲繪色講解龍窯歷史。作者供圖

成「活的博物館」的目標。現在羅致光已退休了，龍窯怎麼辦，還是看不到希望。提起這件事，梁先生有些激動，他說，什麼是傳統文化，形象地講，不就是一片葉、一條蟲、一塊泥嗎？一片葉是茶葉，一條蟲是蠶絲，一塊泥就是陶瓷。海上絲綢之路向全世界傳播中國文化，運的主要就是這幾樣東西。文化不應該是死的，活的文化更有說服力。

說到這裏，他指給我們看旁邊鐵板上懸掛的標語牌，上面赫然寫着：A living monument is always better than one it does not work. 落款 From Dr. Bard 1982。我問 Dr. Bard 是誰，梁先生滿懷敬意地說，巴德博士是香港歷史中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在多個公共機構中擔任過重要職務，對文化傳承和自然保護充滿熱情。青山龍窯被關停時，他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這兩句話是公開對媒體講的。一個英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如此熱愛和關心，比很多中國人都強。

離開龍窯時，天光已經暗了下來。從車窗望出去，依稀可見輕軌鐵路「杯渡」站的站牌從眼前一閃而過。腳下這片土地，千年滄桑，百變風雲，彷彿一起湧入腦海。從屯門鎮「屯兵海門」，以護商旅，到新安縣「革故鼎新，轉危為安」，從三千年大變局「同源分流」，到粵港澳大灣區「同向奔赴」，屯門都是地理的樞紐，更是時代的風眼。

屯門的蝶變，永遠在路上。2007年7月，深圳灣大橋（港深西部通道）正式啟用。2020年12月，屯赤隧道建成通車。兩大基建工程穿山越海，貫通深圳灣和青山灣兩大水域，天塹變通途。自此，深圳南山區到香港赤鱗角國際機場的車程縮短到半小時，屯門已然成為深港雙城融合發展的重要支點。未來屯門，還將帶給我們怎樣的驚艷？正是：

蜿蜒龍脈衍青山 山寺屯門龍鼓灘  
一孔龍窯三聖地 千秋風雨話新安

豆棚閒話

●辛年

# 城市靈眸

窗戶是建築物的眼睛，也是一座城市的靈眸。透過一扇窗，可看街頭，寄意人間世；可望遠山，寄意青山外；可觀近海，寄意藍海端。

有一次，承蒙一位長居香港的新西蘭朋友 Rod 邀請，與其他朋友一起在香港外國記者會享用晚餐。我的座位左側是一排窗，透過這排窗凝望雲集街夜色：不遠處都爹利街的古典煤氣燈射出淡黃的燈光，照向步上石階的途人。再抬頭望夜空，星星在閃爍，皎潔月光投向千家萬戶的窗口。我當時在想，有多少人也正在透過窗口遙望星星和月亮的流動。

有些景色像一塊塊馬賽克串連在一起，以飛躍羚羊的姿勢跳進我的眼睛。與視覺接觸的一刹那，即時激起一種甜蜜欲醉的情緒，使我聯想到一連串生命中美好的事物和快樂的記憶。

淺水灣的 Pulse 商場是我常去的地方，我總喜歡站在窗框旁望向風情萬種的天下第一灣。但見海天一色，遊艇連影，穿梭來回。水平線上，有幾個小洲，仿似蓬萊仙島。春天來了，小樹葉兒也都上了彩妝。大千世界，頓時生機盎然，充滿節奏及韻律。一片片雲彩飄向無邊蒼穹，裝點出我們怡人的南國之春！

近日閱報，看到一篇介紹法國女青年 Caroline 在香港的「法式生活」。她每週都去一次位於中區大館的法式小餐館 Cafe Claudel 用餐。我和太太也去過，記得餐廳的右邊有一排歐式大窗，向旁望見奧卑利街店舖閃爍生光的燈飾，如夢如幻，賞心悅目。

近月，我與一班中學校友在香港理工大學下午茶後，步行往位於漆咸道和柯士甸道交界的玫瑰堂 (Rosary Church) 參觀，重拾一些童年時的生活片斷。我的姨母是一位天主教徒，6歲時的一天早上，她帶表哥及我去玫瑰堂望彌撒。玫瑰堂的彩色玻璃窗，遍布四面，透過右邊的玻璃窗，可以望見窗外莊嚴的聖母像噴泉。我繞行一周，高興地看到一切依舊。我往靜寂的聖堂內望，有十數位慕道者在默禱，態度虔誠，我不便打擾便信步離去。

我和家人不時到歐洲旅行。有一次登上巴黎西邊的拉德芳斯大拱門頂樓，透過巨窗，我的視野可以達到巴黎的中心軸，一直從新凱旋門，渡過塞納河，穿過凱旋門，再經過香榭麗舍田園大街；眼界便接觸到典雅的羅浮宮及貝聿銘設計的玻璃金字塔，像一幅印象派名畫，光影明亮。

此刻，窗外是海不揚波的峽，一層層薄霧環繞島上連綿山巒，「欲見不見青煙裏」（韓愈），宛如仙境一般。一窗一世界，一願望一人生。透過像靈眸的窗扉向外望，每一角落都充滿生機和活力。平凡的我，要走出窗外，櫛風沐雨，登山涉水。沒有風雨，怎現彩虹？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 阿桂姐買布——唔講呢筆講個筆 主角是「阿桂姐」還是另有其人？

AI 模式 全部 圖片 影片 新聞 地圖 購物

「阿桂姐買布」是廣東話中一個歌後語或俗語典故，與其字面意思無關，而是比喻做了壞事還態度惡劣、理直氣壯。

**典故來源**

「阿桂姐買布」這個說法源自香港作家梁振輝在《香港文匯報》「粵語講呢啲」專欄中講述的一個虛構故事或傳統典故。

Google 個「AI 概覽」話「阿桂姐買布」個講法可以睇文匯副刊專欄《粵語講呢啲》度搵到。我係呢個專欄嘅長期讀者，記得好似有期講過呢個話題，咁咪走入去 check 下囉！正所謂唔 check 由自可，check 完把幾火；作者阿梁生只係講「阿桂姐買布」，邊有提過「阿桂姐買布」呀，咁講法咪即係「屈得就屈」！

仲有呀，我個女讀二年班都識分咩叫「買」咩叫「賣」喇，屈人都搵第樣咩！

《粵語講呢啲》

阿桂姐買布——唔講呢筆講個筆 主角是「阿桂姐」還是另有其人？

不實手法去回應。所謂「一節見則百節知」，上述 OpenAI「暗度陳倉」的情節不可能是個別事件，而這也揭示了 AI 業界亂象叢生的冰山一角。上圖中 Google AI 概覽捏造「阿桂姐買布」的說法源自作者在文匯副刊專欄「粵語講呢啲」所載也屬相類亂象。作品能被知名 AI 青睐，本來是「光榮事」；可實情沒這回事，便變成「遺憾事」了。這種「屈得就屈」的行為正正為人類提供了一個極壞的範式，影響之深遠不容小覷。

阿桂姐買布——一筆還一筆

「一筆還一筆」比喻不同性質的事物不應混為一談或混在一起處理。可能受了這個歌後語的影響，有人就把「買布」的場景換上了「買布」，從而產生了以下兩個版本的歌後語：

阿桂姐買布——唔講呢筆講個筆

阿聲買布——唔講呢筆講個筆

「唔講呢筆講個筆」就是不說這些說那些，大有拉開現有話題的意味。又以前者版本較為廣泛流傳。那究竟是哪一個版本才正確，又還是兩個版本都可以接受呢？就這個課題，筆者查詢了幾家 AI，當中全都把「阿桂姐買布」的場景牽扯到「阿桂姐買布」的典故上；至於「阿聲買布」也多視為「阿桂姐買布」的變體；且看筆者有何話說：

對於「阿桂姐」這個稱號，筆者早已在本欄力證她不是廣州一個賣布的女老闆，也不是一個「數口精」（很會算計）的女人，而是一個「廣西女人」的俗稱。如按這個意思，在「阿桂姐買布」的情節中應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遭遇，所以筆者幾可否定「阿桂姐買布」的前設。

「阿聲」，並非全聲（多以為是），而是廣東人給那些間歇性聽不清（「撞擊」，「聲」口語讀「弄6-2」）的人的一個戲稱。話說有天，「阿聲」往布行買布。不一會，他看上了一匹，於是便告訴店員拿給他看。可能是店員誤會了，拿來的不是他想要的那匹。「阿聲」即時搖頭，店員也馬上問道：

你講話要「呢匹」，而家又話係係；係咪要「個匹」呀？

由於當中對白夾雜「呢匹」「個匹」，阿聲沒法聽得清楚，情急之下，衝口而出：

唔講呢匹講個筆！

「匹」與「筆」音近；有人就藉上述的情節引申到以下的一個歌後語：

阿聲買布——唔講呢筆講個筆

結論是：歌後語中「買布」的主角是「阿聲」而非「阿桂姐」。

生活點滴

●羅大佐

# 一本好書

讀小學一年級的兒子從小就喜歡聽故事。

前天晚上已經躺在床上，還要我給他講個故事才睡。我有點疲倦了，順手翻開剛從書店買回來的莫言先生的《不被大風吹倒》一書，把《童年讀書》篇章讀給他聽。這本是應付動作，不料兒子聽得津津有味，聽完後在床上手舞足蹈，連說：「太精彩了！太精彩了！」第二天放學回家路上，他忽然一本正經地說：「爸爸，我以後去看望莫言爺爺時，不去看望他的二哥，他連書都捨不得借給莫言爺爺看，連搶莫言爺爺的書，我去了他搶我的玩具怎麼辦？」

童言無忌，6歲孩童的話讓我忍俊不禁，同時也讓我想到：為什麼一篇文章讓他回味了一天多？回家後從頭至尾把書細細讀了（沒有漏掉一行），覺得真是一本接地氣的好書。

也許有人會說，你這不是廢話嗎？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書能不好嗎？其實不然，我手裏就有好幾本外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書，但讀了一部分後，就沒有讀下去的慾望了。

這是個快餐文化氾濫的時代，文學書籍的閱讀熱情正在逐漸淡出人們的生活。一部智能手機包羅萬象，形影不離。觀看短視頻，瀏覽時事新聞，翻微信，聽小說，聽歌曲，網購等，一天的空閒時間被擠得滿滿的，誰還有閒心去關心文學、閱讀文學書籍呢？當然，這也和有的作家粗製濫造，沒有寫出好書，讓人即使拿起也讀不下去有關。我曾經對幾個文友說過，如果從書店裏買回一本書，能夠讀下去兩三篇作品，錢就沒有白花了。

《不被大風吹倒》不同，無論形式還是內容，都讓人眼前一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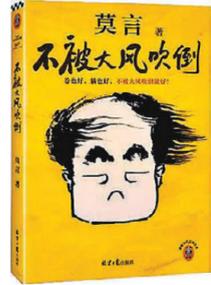
這本書首先吸引人的，是內容新。有的作家功成名就後，出一本新書，裏面能有兩三篇新章就不錯了。而莫言先生這本2024年11月出版的新著裏，單2024年9月新鮮出爐的，就有8篇，也許這些文章還沒有來得及在報刊雜

誌發表就收進書裏了呢。

莫言先生善於講故事，散文也是如此。他寫童年，寫故鄉，寫親情，寫求學經歷，寫當兵生活，情感深厚，非常有趣，那種面對困難從不畏懼，面對挫折從不屈服的人生態度讓人心生敬意。他直白的語言敘述方式讓人讀得懂，看得下去，連小娃娃都喜歡。《不被大風吹倒》《母親》《我的父親》寫出了爺爺、父親和母親獨特的個性，給人印象很深；《童年讀書》《我和羊》《偷鴨記》等寫童年的生活，艱難困苦中蘊含了積極樂觀的陽光情緒；《過去的年》描寫了山東高密鄉的民風民俗；《洗熱水澡》不僅寫了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軍營生活，也讓讀者了解了一些洗澡的知識和過程；《用耳朵閱讀》《用鼻子寫作》《靈感像狗一樣，在我的身後大喊大叫》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寫的是故鄉對一個作家一生的影響，談的是創作經驗。名家寫名家，莫言先生刻畫得入木三分，他筆下的阿城、史鐵生、余華、孫犁，讓人過目不忘。莫言先生的演講文章，觀點也很給人啟發：「尖端科技不先用於民生而先用於製造武器，是科學的異化，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在這樣做着。」「活着的意義就在於知道人必有一死，奮鬥的意義就在於奮鬥可以證明人也可以不奮鬥。」

其實一個小人物來談論大作家的作品，是有點不知天高地厚和冒險的。但我想說，有好書不推為，如鯁在喉。

莫言先生在書的封面寫到：「卷也好，躺也好，不被大風吹倒就好！」我想說，快節奏生活也好，快餐文化氾濫也好，電子產品盛行也好，沒被世俗的大風吹走的書，一定是本好書，就像這本《不被大風吹倒》一樣。



●《不被大風吹倒》

詩詞偶拾

# 石凳將我留在了原處

●葉夢影

去李家大院看杏花  
這個念頭比青苔醒得更早  
從石階的清涼數起  
數到十來塊青苔浸染的那枚  
轉角，雙扇門  
半掩着光緒年間晾曬的雲  
天井像一方水印  
鈐在微發潮的草紙上  
我撇來小凳時，枝丫剛好  
把陽光剪成淡金

堂屋裏傳來窸窣的對話，莫非是  
去年留在屋內未掃淨的碎瓣  
正與房樑新燕  
用褪色的方言爭論春深的刻度

當扇房傳來紡車的吱呀  
滿樹粉色款款地顫動  
不是風，是時光踮腳經過時  
碰響了懸在簾角的晴日

花落得那麼慢  
慢過石縫裏滲出的走馬聲  
暗香在瓦簷下迴旋  
有些徑直穿過堂前的空椅

忽然記起該離開了  
但石凳將我留在了原處  
成為若干年後某陌生人的  
驟然駐足的緣由——  
「看，這樹的杏花曾為他讓出  
一小片懂得衰老的陰涼」

我的素衣漸漸滲入  
木質年輪裏凝固的晨露  
方圓數十步的陰翳，竟也含  
整部李家簡史的頓挫

原來，所謂永恒  
不過是此刻：疏影移動半寸  
茶煙散盡，而花繼續落  
並不在意衣襟是否已被酒透  
欲起身時，衣襟已盛滿  
細小濕潤的縫